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八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范　鍾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八

宋 祝穆 撰

性行部

勇敢 勇力

羣書要語仁者必有勇語十四見義不為無勇也語一勇者不懼註十四盡客氣也注言非勇左撫劍疾視曰彼烏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孟子賈余餘勇左見小敵

怯見大敵勇光武紀勇力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超踰躍也投石舉石以投擿也吳都賦注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列子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列子力扛鼎手搏熊彘猛獸戾太子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七啟攫戾執猛納堅摧剛張平子南都賦力溢海而拔山文選握鉤伸鐵撫梁易柱鹿山隱書詩句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歐公老喪丈夫勇韓鄭子喜談兵魁然萬人敵荆公

古今事實

古之勇者

卞莊子之勇（語四）十　孟賁之勇（勇士）許少施巧（古人）捷　秦成力折（古壯士也見西都賦）

四十不動心

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公孫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一挫若撻

北宫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寛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養勇無懼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千萬人吾往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甞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如尊乃勇

漢王尊為東平相時王以至親不奉法度尊謁見王大傅王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宫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

勇目王色變意欲格殺尊即好謂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侍郎曰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耶王情得大為尊屈

奏妓鑿骨

高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乃鑿骨置楔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妓進膳不輟唐高紀

石敢當

五代漢高祖劉知遠為晉高祖押衙潞王從珂反唐愍

帝出奔晉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於衛州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椎侍晉祖虞變晉祖與愍帝議事帝左右欲兵之知遠擁晉祖入室石敢格鬬死知遠以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

射日斷蛇以下係勇力

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斷修蛇禽封狶淮南子注

手裂虎兕

惡來有力手裂虎兕秦紀

夸娥負山

夸娥氏有神力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

二桃殺三勇士

齊景公畜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乳虎聞晏子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見公請去之公乃使人餽之二桃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接一搏特猏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

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却三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急流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黿頭雀躍而上人皆曰河伯也冶子視之則大黿之首也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二子耻功不逮而自殺古冶子亦自殺晏子春秋

螳臂能勇

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御者曰虫知進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勇力矣於是廻車而避之由是勇士歸韓詩外傳

投石拔距

漢甘延壽為羽林投石拔距絶於倫等嘗超踰羽林亭樓注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者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能拔取之也

折鬬牛角見牛門

空手搏熊

廣陵王胥有勇力嘗於文帝太子思賢苑别囿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絶脰西京雜記

負薪絶力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絶有膂力以負薪自給里人號為一谷柴晋祖因出獵行德方入城鬻薪見其魁岸所負之薪令左右數人不能舉壯其力留帳下後至節帥談苑

三十將兵

唐李英公勣常言我年十二三時為無頼賊逢人即殺十四五時為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為好賊上陣殺人三十領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也

古今文集

雜著

倡勇敢　　蘇子瞻

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不變者

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

原力 以下係勇力

劉禹錫

劉子于邁舟次泗濵維絆迹之於傳傳吏適傳呼曰乘駟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冝為爪士獻言于上有旨趣於京師頃其至則仡焉五輩咸碩其體毅其容動睛瞱如曳趾岌如瞻顧遲回飲啜有聲泗濵守伻由將授也説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傍如無人中若有馮有盪舟如沿者扶鼎如飛者絙鍵如麻者闢兩弧

而脉不僨者屣巨石而齎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於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有客悱然自奮曰斯誠力矣上之不過夸遠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袀服我之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賔左衽以威用之可以縶六龘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由驛其騑飆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鶴其書矣子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

則子之力大矣時予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子不能齊也客於邑垂涕洟劉子觧之曰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於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櫝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我與歟

等子本鼎子　　程泰之

令衛士扈駕清道者其著籍名為等子誤矣東方朔傳

夏育為鼎官顏籀注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令殿前舉鼎者也然則今之衛士以力選而誰何犯蹕者當為鼎子不應為等子也若謂等為差等之等而取其軀幹中尺寸則凡今軍人不以長短率中等乃得刺補何以獨此曹名等子也演繁露

精敏聰察 遲鈍 疑惑 遺忘 錯誤

羣書要語文理密察中庸聰察明察秋毫孟子苛察繳繞馬遷傳察見淵魚者不祥列子吹毛求疵中山靖王傳遲鈍噬臍無

及疑惑中心疑者其辭枝(易繫)遇雨之吉羣疑亡也(易)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洪範)蓄疑敗謀(周官)河冰合須狐聽而行(述征記)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氷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稱狐疑(漢文紀注)羣疑滿腹衆難塡胷(諸葛亮傳)積滯羣疑渙然氷釋(北史儒林傳)遺忘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魏文紀注)

詩句冗覼縷精察(孟)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孟)遲鈍臨事迂田種種遲(后山)疑惑掇蜂滅天性拾塵貳孔顔(陸士

衡

遺忘尋前顧後失得一念十忘 杜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錯誤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杜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

古今事實

事用繩墨

諸葛武侯所至營壘井竈圊圂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如始至

履屐得任

郗超曰吾嘗與謝玄共在桓府備見其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

竹頭木屑

陶侃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

屬辭敏贍

梁朱异為散騎常侍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

儀國典詔誥勑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䟽當局簿領諮議詳斷填委於前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横敏贍不暫停筆頃刻間諸事便了

目覽耳聽

宋劉穆之内摠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受

五事隨舉

隋劉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

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霹靂手

唐裴琰永徽中為同州司户參軍命書吏數人連紙須臾剖斷立畢時謂之霹靂手

啓其告訐

趙廣漢為頴川太守教吏為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託以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家家結為讐怨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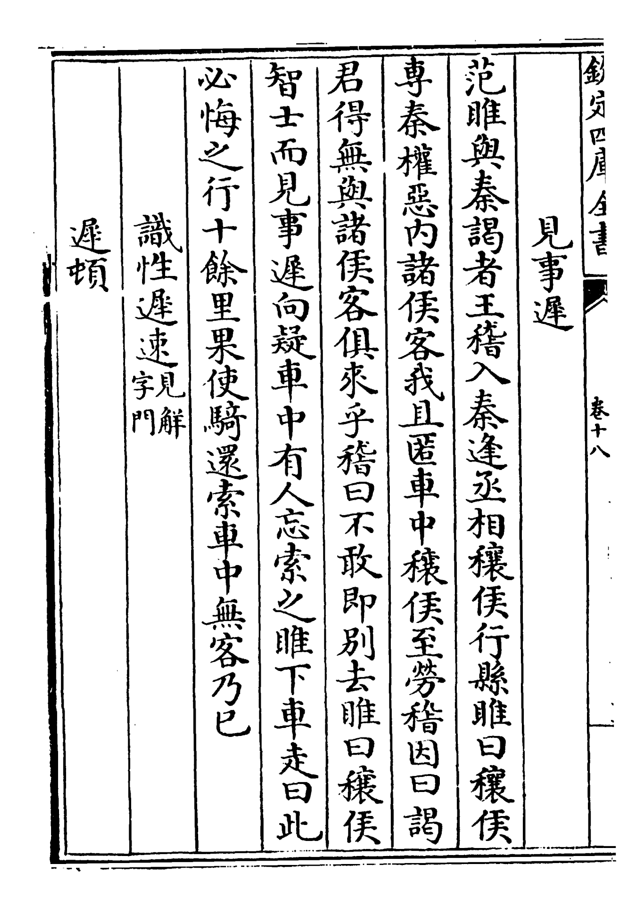
知守令事

北齊邢邵字子才為西兗州刺史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知所以

遣人察事

李輔國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　唐陳敬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

佩弦自急　見佩門以下係遲緩



見事遲

范睢與秦謁者王稽入秦逢丞相穰侯行縣睢曰穰侯專秦權惡内諸侯客我且匿車中穰侯至勞稽因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俱來乎稽曰不敢即别去睢曰穰侯智士而見事遲向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

識性遲速見解字門

遲頓

翟方進别號遲頓不及事

疑竊鈇

人有亡鈇意其鄰之子視其行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伐而得其鈇他日復見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列子）

海鷗不下（見鷗門）

曽參殺人

三人言虎

一國三公

晉獻公使士蔿築蒲屈未就公子夷吾以告公怒士蔿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史記

孟賁狐疑

漢蒯通說韓信曰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禄者闕卿相之位計誠知之而决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走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雖有舜

禹之智嘿而不言不如瘖子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

明珠闇投

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壁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

盃中蛇影見飲酒門

病忘以下係遺忘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曾有儒生能治之試屏左右獨

與居室士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注引華子之恣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列子

善忘

元帝為太子體不安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疾復乃歸漢書

壯而迷忘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臭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

小忘大忘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宅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為諂事其君樂須臾而忘終身之憂家語

誤對忘諱

石勒治門門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翥問走馬入門為是何人翥惶遽誤對忘諱曰有醉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

胡正自難可與言

卿自難記

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

忘其前語

漢師丹會有上書言古者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故貧宜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

忘記還家

北齊劉臻位儀同性惚怳躭經史思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臻住城南訥住城西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門至尚未悟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忘記易帽

客有造胡文恭宿者具公服韡版而忘記不易帽胡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動

狀忘書名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誤書舉燭見書問門以下條錯誤

唱名誤字

東漢王愔典選令史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深自呼其名愔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

書馬恐誤

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畏雅抱皆如是

誤筆為蠅見書門

誤達空函見書問門

聚鐵鑄錯

羅紹威帥魏博以牙軍驕恣盡殺之由此勢弱為梁祖所制乃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鑄一箇錯不成也

古今文集 闕

儉約 奢侈

羣書要語儉德之恭禮 君子以儉德避難否卦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 儉不中禮詩唐風 禮與其奢也寧儉語 儉則固語 昭其儉也左 三寶二曰儉老子 奢侈奢則不遜語 驕奢淫泆所自邪也

詩句膓肚習藜莧韓衣故有懸鶉杜奢侈肯隨胡質婚方惡馬融奢柳自古幽并重豪俠只應行樂費黃金

古今事實

怒拔園葵

昔公儀子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公孫布被見被門

一錢不貸

王符傳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朽食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

燭下散籌

司徒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单衣後更責之償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家貲

賣李鑽核見李門

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常有二十七言三九也齊書

一食二九

魏季崇家富而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葅李元祐曰季令公一食十八種謂二韭十八世說

自繫衆鑰

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周太祖紀

數米秤炭

韋莊性慳數米而炊秤炭而爨唐

爛蒸去毛見燕會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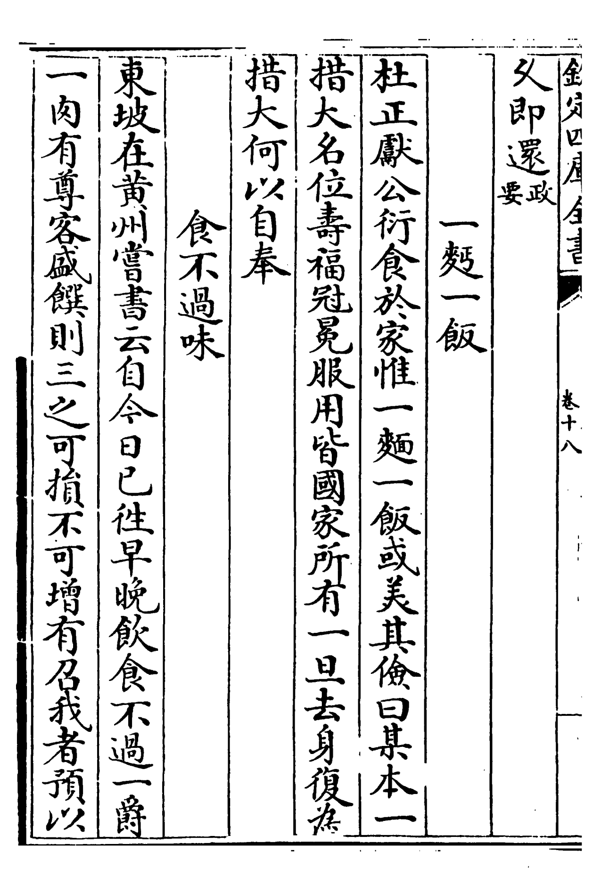
舊青幃

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産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禄惟務施與公外奢内儉無聲色之娱寢處

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壊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且不忍䖏之久而以敝復棄也靳者愧之

無地起樓臺

䖏士魏野贈冦萊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見投贈門及上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歴視坐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使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冦公暫撫南夏非



久即還政要

一麫一飯

杜正獻公衍食於家惟一麪一飯或美其儉曰某本一措大名位壽福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爲措大何以自奉

食不過味

東坡在黄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

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寛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侯鯖録

費與事稱

范文正公仲淹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為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書所為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恥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枕

貴亦尚儉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

令公受俸若此雖自奉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為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聞見録

既貴而儉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相留云喫

飯了去餉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韓莊敏遺事

貴不忘貧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享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以蚤世吾之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遺事

漿酒藿肉以下係奢侈

鮑宣疏曰陛下多賜董賢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注視酒如漿視肉如豆藿

金為彈丸

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西京雜記

人乳飲㹠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襦以手擎食蒸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荅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

兒口承唾

苻堅從兄朗初過江常與朝士燕時賢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裴景人晉書

蠟薪錦帳

石崇財産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

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糒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二尺許枝柯扶踈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多恨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怳然自失

水碓三千

石崇任俠無行檢在荆州刼逺使商客致富不貲水碓三千餘區他珍寶貨賄皆稱是

玉鳳金龍

晉元保奢侈嘗云石崇庶姓猶能畫卵雕薪元保牕户以玉鳳銜鈴金龍吐旆洛陽伽藍記

媵妾數千

陶侃媵妾數千家僮數千珍竒寶玩富於天府

日食萬錢見食物門

象檀造床

梁魚容性侈靡車馬服玩皆窮一時之麗嘗以象齒檀沉造一眠床四面週匝皆用銀鏤金花寶鈿四脚别以金蓮花棒琥珀龜背負牀脚也（六逸清談）

杯羹三萬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俱黄砵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括異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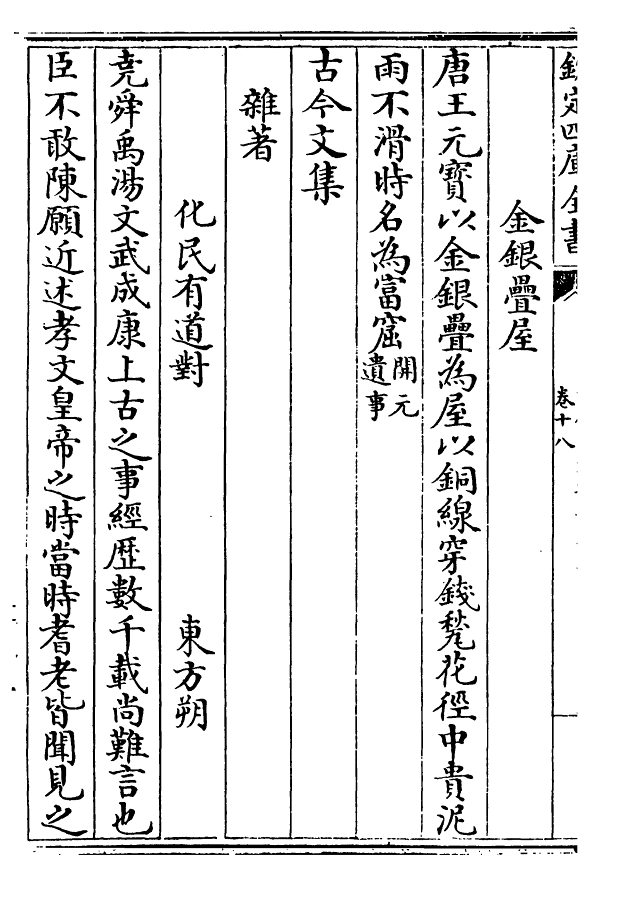
胡椒八百斛（見貪濁門）

肉陣遮風

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列行於前令遮風謂之肉陣同上

器皿極奢

安禄山起第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床二皆丈濶六尺銀平脱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廐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甖二銀陶盆二皆受五斗織金絲筐及笊籬各一他物稱是玄宗紀



金銀疊屋

唐王元寶以金銀疊為屋以銅線穿錢甃花徑中貴泥雨不滑時名為富窟（開元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時耆老皆聞見之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排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

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紙破銘見枕門

訓儉文　　司馬君實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

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素儉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德疑是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君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

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羮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逺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賔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茍或不然人争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頽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内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歎曰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大祝奉禮廳事已

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家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肴故就酒家之觴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小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果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

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既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取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

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棁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戚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曽日食萬錢王愷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冦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舉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

云

儉德帖

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多因飲食過度所致近覺肉多為害尤甚自丁巳正旦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飣如是菜羹熟水下飯即肉飣不得用大楪只用菜楪大小一般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寛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方一埜等如有愛親之心

切宜深體此意

律詩

書懐　白居易

吉凶禍福來有由俱與深知不欲憂只見火光燒潤屋未聞風浪覆虛舟名惟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少求唯異匏瓜難不食大都知足便宜休

雜著（係奢侈）

戒奢侈（係奢侈）　柳玭

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王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爾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黄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

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赫勢之妖甚於物耶馮以畢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墻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八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九

宋 祝穆 撰

性行部

愚拙

羣書要語下愚不移語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同上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漢書愚而好自用禮哲人之愚

詩拙巧詐不如拙誠子傳

詩句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杜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坡拙用拙存吾道杜本欲將勤補誰知美巧成杜謀身拙為安蛇足韓渥

古今事實

回如愚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柴也愚

子曰柴也愚參也魯

邦無道則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愚公移山

北山愚公年九十欲平太行王屋二山或笑之愚公曰我死有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告之

於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列子

晁錯愚

揚子或問晁錯曰愚

屠龍無用

宋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以學屠龍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莊子

拙於用大

莊子曰夫子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藥者世

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為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説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

畫蛇添足

昭陽為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與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巵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

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巵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去歸

拙於用多

潘安仁閒居賦序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

昔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證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絶意乎寵榮之事矣

拙於用長

周弘叔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世說

古今文集

雜著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一二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葢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

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竒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葢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漑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

予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透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予能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愚齋記　唐子西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隆治書室於廳事之東偏

名之曰愚而屬其為之記其言於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髙柴之愚有甯武子之愚揚子以晁錯為愚栁子厚自以為愚顏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者也髙柴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戾者也晁錯之愚則語所謂古之直者也若夫栁子厚之愚則事載方冊有不可誣者文章學術為百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栁而自以為愚可乎然正元之黨雖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

而栁子獨不悟謂之不愚可乎是教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為高柴之愚則才非不及於道以為甯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於時以為晁錯之愚則無哭楚之變以為子厚之愚則無任文之事其將處公以顏子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生平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既已自得於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卓然有立其長子大壽以文學知名於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真有意於所謂盛德者歟傳曰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公何辭焉

請以是為記

拙賦以下係拙　周茂叔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撤上安下順風清弊絶

拙軒頌　黄魯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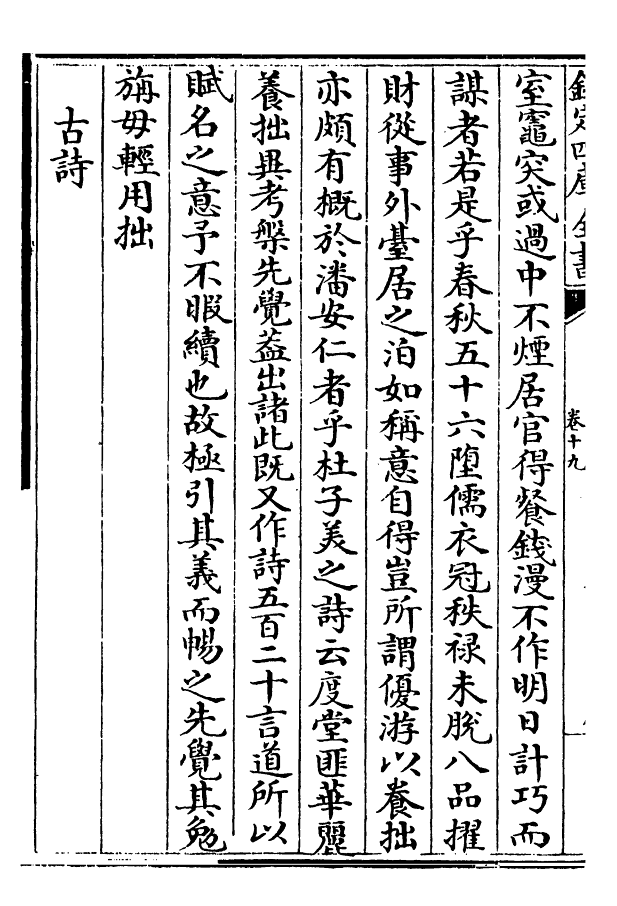
覔巧了不可得拙從何來打破砂盆一問狂子因此眼

開矣巧成拙為畫蛇足何況頭上安頭屋下架屋畢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養拙堂記　洪景盧

人必有所養以直養氣以蒙養正以知養恬以寡慾養心以靜養生以義方養子以善養民以學養士以法制養兵以節養財養木於山養禾於田養牛羊於牢養雞於塒養魚於淵養龍於江海養萬物於天地繇書契以還亘古往今來之歸理具是矣一失所以養則位養祿

勢養交教侮養高酒食養口體養姦以誇養盜以竊養
虎以貽害養券以蠹穀養鼠以齧養蟣虱以蕃癢養癰
疽以戕身觀其所養孰得孰失盍無待於龜卜而燭炤
獨未聞以拙自養者也令朱君先覺以養拙名堂吾誠
不知其說拙於用大乎拙於作偽乎拙於政乎拙於巧
乎拙於謀已乎拙於官乎不龜手之藥不免於洴澼絖
夫固有所不用也與人無戟級安事偽奉職非追科固
不落道州之下考浮湛里閭間望望若營四海妻子滿



室竈突或過中不煙居官得餐錢漫不作明日計巧而謀者若是乎春秋五十六墮儒衣冠秩禄未脫八品攞財從事外臺居之泊如稱意自得豈所謂優游以養拙亦頗有槩於潘安仁者乎杜子美之詩云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先覺葢出諸此既又作詩五百二十言道所以賦名之意予不暇續也故極引其義而暢之先覺其兔旃毋輕用拙

古詩

詠拙　　白樂天

所禀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賦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我性拙且惷我命薄且屯問我何以知所知良有因亦呼學兩足學人蹈紅塵從兹知性拙不觧轉如輪亦曾奮六翮漫飛到青雲從兹知命薄摧落不逡廵慕貴而厭賤樂富而惡貧同出天地間我豈異於人性命苟如此反則成苦辛以此自安分雖窮每欣欣葺茅為我廬編蓬為我門縫布作袍被種穀充盤飡静讀古人書閑釣

清渭濱優哉游哉聊以充吾身

姦邪 諛佞 阿附

羣書要語崇信姦回泰誓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盤庚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天官阿附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風則葭折而巢壞所託者弱也稷蜂不攻社鼠不燻其所託者然也莊子諛佞非諂則諛賈策阿諛順旨要領絕嚴光書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語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

語一見輒戒門以絶韓文王君誌

詩句猖狂百怪起冠裾稔田懸魯孟德黠老狐姦言唉鴻豫坡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顔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陸萬事稱好司馬公山谷

古今事實

順旨進讒

周堪張猛為恭顯等所譖元帝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稱擧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

不可光禄卿何邪興者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由是疑之

誤天下蒼生

王衍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不覺姦邪

唐德宗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清忠强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如陛下覺之豈有

建中之亂乎

防其問病見疾病門

內實狡黠

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禄山兼御史大夫禄山體貌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益信愛之也

敎蠱君心

仇士良請老中人與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

老夫語予天子不可令閑暇閑暇必觀書見儒臣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使不得息則萬機在我云云衆再拜

論事奭約

趙憬之入相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為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已而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帝怒形於色

愲默然無一言贊罷為太子賔客

為高麗舞

楊再思為宰相阿合取容兄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靣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縠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座鄙笑昌宗以姿貌偉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

詞頭醜詆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将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疊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罷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公當國子京為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税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産以

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麈之際餘酲猶在觀者亦駭歎盍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慨然而去東軒筆録

言荆公奸

嘉祐初王介甫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蘇明允與之遊而介甫亦願交於明允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明允獨不往作辨奸一篇以譏之

言荆公奸

呂獻可中丞於熈寧初荆公拜參知政事日力言其奸每指荆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温公初不以為然至荆公虐民亂政公悵然曰呂獻可之先見余不及也然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獻可之前十餘年矣豈温公不見辨奸也聞見録

祇痔見疾病門以下係阿附

問病獨留見疾病門

阿附為累

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太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憲敗固死獄中

正直所着

馬融初應大將軍鄧隲辟乃上廣成頌忤鄧氏後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於世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時吳祐謂融曰李公

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出五侯家

婁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驩心

能駕馭卿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温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温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

不過不過如孟嘉

郭尖

後魏郭景尚遷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為郭尖

海市蜃樓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請託如市甲第奢侈李湛曰此海市蜃樓比耳豈長久計耶未幾禍及隋唐遺事

冰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進士張彖者力學有大志或勸謁國

忠以速榮顯彖曰爾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泰山耶吾所見乃冰山耳皎日大明誤人必矣後果如其言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矣天寶遺事

嘗糞見疾病門

因巫得相

趙彦昭本以權倖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

彦昭以姑事之常衣婦服乘車與妻皆謁其得宰相巫力也

為奉溺器

宋之問傳張易之等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詩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

簾外教婢

宋之懋為連州叅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在

簾外唱吟自如

不欲冷語

孟蜀時潘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冰人耳 外史檮杌

一網打盡

蘇舜欽監奏院因十月賽神會館中司列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社皆坐斥劉謂時宰賈昌朝曰為相公一網打盡 張師正

古佞人 以下係訣佞

蜚廉惡來 紂時佞人 皆作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東方朔傳 雷開佞人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 楚詞注

望塵雅拜 見迎送門

滿座皆悅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人逐一稱讃獨不及一胡僧并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

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也朱子

語錄

每言輒佳

司馬徽字德操括囊甚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辯其高下每言輒佳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復佳世說

哭貴妃悲見國哀門

果為佞人

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模稜兩端

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位數歲作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模稜持兩端可矣時謂之蘇模稜

代犧禱疾

武后有疾詔徧祭神廟以求福消災閻朝隱詰少室山時為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鄙其為人

易齋笑林

善佞

大歷中荆州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嘗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初入

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虫食人

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為時相放生

光祿卿翟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為

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皂吏

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閑詩什於是

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每一鴿一雀叩齒祝

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

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之曰或對曰虞候爲縣君割股

大卿與丞相放生東軒筆録

爲宰相拂鬚見鬚門

妄認舅甥

故相魏仁浦在中書陶僕射穀自言出於魏氏遂拜仁浦爲舅每見仁浦望塵輙拜其便佞如此

顧相公遠佞

王荆公初爲叅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爲宰相而作小

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為館職亦在坐曰為政必先放鄭聲况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東軒筆録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荆公遣人喻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聲曰願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聞見録

古今文集

雜著

辨奸　　　　蘇洵

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言語固足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拾好名

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顔淵孟軻復出而陰賊狠險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以盖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運命論　　　李蕭遠

凡浮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窺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馬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為得矣葢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葢知伍子胥之屬

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𢈪於楚也葢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葢笑蕭望之趑趄於前而不知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丐論　　　元結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柏為友座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

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諭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耶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顔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受邪佞丐權家婢類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僕於僕圉丐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敢丐妻子而不辭有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罿荷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

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慚跡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具罷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耻庶幾時世始能相容吾子無驕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以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詩話

詩刺姦邪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没些巴鼻便姦邪其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假山詩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後山詩話

詩刺阿附

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一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飯隨賡蔡子詩此回休倔強凡事且從宜朱語録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十

宋 祝穆 撰

性行部

滑稽 嘲謔同

羣書要語滑亂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亂異同也 索隱注 談言微中亦可解紛 滑稽傳序 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楊子 嘲謔謔浪笑傲 終風 善戲

謔兮淇奥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離婁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辱揚子

詩句初喧或紛爭中靜惟嘲戲韓一時供坐笑百怪變忘談坡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坡談辭最詼諧發口如有神

古今事實

晏子使楚

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

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及嬰坐左右縛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淳于髡諷齊

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皆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

優旃諷秦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

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我即呼汝汝疾應以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歳優旃臨檻大呼曰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楯楯者得半相代

優孟諷楚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優孟曰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

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為大王以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歴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

優孟效叔敖見父執門

智囊

秦樗李子滑稽多智號曰智囊

方朔諷武帝

東方待詔公車奉禄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本厩之御騶也

朱儒短人也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召問朔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索長安米上大笑稍得親近

弟子嘲師見師生門

折字相嘲

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嘲闞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横目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對

馬矢鷄卵

吳諸葛恪字元遜吳太子嘲恪曰元遜可食馬矢卿使人食鷄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口中狗竇

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復何為狗竇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

牽船操櫓相戲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櫓劉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裴啓胡語

乞兒乘車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啁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以祖相譏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在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少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

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充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自疏免官

以名相戲

晉孫盛子放字齊莊年七八歲與父俱從庾亮獵亮曰

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放曰仲尼生知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問曰安國何在答曰庾稚恭家爰客笑曰諸孫太盛有如此兒放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以犬相戲

晉張天錫嗣位涼州時苻堅彊盛天錫遣從事中郎韓

博奉表江左尅日大舉博有口才大司馬桓温甚稱之當大會温使司馬刁彛嘲之曰君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為刁也一坐推歎

以藥名戲

謝大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

強辯為戲

習鑿齒嘗與孫綽共行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戲其口吃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為是幾艾鄧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肥瘦相戲

沈昭畧性狂見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

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大笑曰瘦也勝肥狂又勝癡

以姓為戲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曰有言則訌近犬便狂加頸足為馬施角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

酒瓶加帽

後魏元孚為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内置酒十瓶瓶餘一斛瓶上皆加帽欲戲孚孚見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歸周文帝撫掌大笑

戲稱妳母

宋何承天年老為著作佐郎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妳母耶

因人加號

宋王玄謨傳孝武狎侮羣臣短長肥瘦各有比擬多鬚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為老慳宗靈秀體肥每一集會於坐賜器服飲食相係欲其瞻謝傾踣以為歡玄謨太原人受老傖之目嘗為玄謨作四時詩菫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飡匏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

尊名何戲

宋王彧子絢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曰可改郁郁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

我獨詐善

張湛矜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人或謂湛偽詐湛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以何姓戲

隋何妥年八歲游國子學助教顧良戲曰汝姓是荷葉

之荷為河水之河妥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以柳姓戲

隋柳調爲侍御史楊素見調曰柳條通體弱獨揺不須風調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有可取公不應發此言素甚竒之

嘲姓麥

隋麥鐵杖為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

是何姓鐵杖曰麥荳不殊何忽相怔感赧然無以應之

嘲臂大

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臂闊李勣謂曰封道弘汝臂斟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啓顔録

以論語戲

隋侯曰機辯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顦顇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啓顔録

姓虞嘲愚

陳虞寄年數嵗客有候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

口鈌目翳

方干瘦而兔鈌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溥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荅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著欄未見口唇開胯言摭

耳大自笑

節度李忠臣因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忠臣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徐肺沈脾

徐晦嗜酒沈傅師善飡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穏耶語録

喜談諧

李濤喜談諧不修邊幅周世家

九百相戲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詬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其右曰此亦九百歸田錄

以鵩賦相戲

楊大年初與客綦石脊政中立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

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歸田錄

文嘲俗忌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戬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賫生菜於是公以為大笑而易之歸田錄

以猴牛相戲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

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最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歸田録

作賦為戲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王沂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慾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之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

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著題也歸田錄

時語相呼

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于時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文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

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為之語曰臧肥丁瘦梅香竇臭也歸田錄

以姓名戲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歸田錄

以姓名相謔

石中立參政滑稽有上官泌郎中勸以慎口對曰下官

口干上官鼻何事開談録

園外狼

石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曰縣官日給肉五斤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園外狼焉敢望園内獅子乎衆大笑涑水

出令相謔

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赴筵設葷酒自如令

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個古人姓名爭一物沙門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曰禹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由葫蘆錯曰錯葫蘆 漁隱

以名相謔

劉攽嘲王覿云汝何故見賣覿曰賣汝直甚分文攽早朝王復戲之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

以姓名相謔

劉攽性滑稽熙寧中為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馬默為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曾布劾其違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攽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嘉問字望之（倦游雜録）

譏不見知

蘇公自黄移汝過金陵見荆公公曰好個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待公曰撫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呑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棄汝 後山談叢

跌碎石學士

石曼卿善戲謔甞出御者失鞚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

乎百家詩

鼻孔陷

世以癩疾鼻陷為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子瞻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趫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后山叢談

夾註輴子

施道民為孫威敏所黜既而復得為民借小字軍人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好一隻夾註轎子聞者為絕倒

志林

解書為戲

王介甫多思而善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説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説嘗與劉貢父食蝦筋而問曰孔子不徹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徹薑食

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巳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志林

頭閒安帽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

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閒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古今詩話

嘲縮頭

祖廣行嘗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漏屋下來續世說 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髆成山字埋肩不出頭

同列相詆

翟資政公巽喜嘲詆初為祕書郎同列多見侮誚時俞尚書㮚亦同在省中嘗會飲明旦翟自外至抗聲問曰

俞臯安在衆愕然俞亦自失翟徐曰吾聞昨夕餘瀝欲復飲耳衆始大笑他日或諫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欲修故事耳豈得已哉平日談論喜作才語雖對使令亦然為中書舍人時後省有庖者藝頗精翟亟稱之後更懈怠衆以尤翟翟不得已呼使前責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踈慢如此使衆人以責膳夫之罪歸汝主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者竟不解為何等語也

嘲清凉伞

劉子儀三入玉堂望大用頗不懌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餌一服清凉散謂兩府方得凉繖也詩史

官位相謔

關澥子容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時服中過南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倨坐關揖而問之彼疑關為攫徒因謔關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復詢闕闕答以某之官乃

是皇后騎牛低釣鱉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闘笑曰且欲與君對偶親切

泊宅編

八百不死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

止之曰我解矣答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

後山詩話

招飯相謔

文潞公說頃年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東於任曰來日請餐皛飯任不曉厥旨如約以往將日中方具糲飯一盂蘆菔鹽各一盤餘更無別物任曰何謂皛飯郭曰白飯白蘆菔白鹽豈非皛飯耶任勉

强食之而退任一日復致柬於郭曰來日請食毳飯郭亦如約而往迨過日中迄無一物郭問之任答曰昨日已曾上聞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蘆菔也毛鹽也毛只此便是毳飯郭大㕮而退蜀人至今為口談俗呼無曰毛

杜園熱熟

陳和叔為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為質樸時號熱熟顏回時孔仲舉對制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

而被斥和叔曰孔生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熱熟顔回

譏趨時好

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頴隂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隂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既而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隂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解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諱其所學

熙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所在青苗本錢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倦游録

嘲爭閑氣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户何暇爭閑氣耶請妙揔大士看此一轉語志林

燠糟鄙俚

司馬温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頥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頥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頥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公孫談圃

以書語戲

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荆公慼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罷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欿

聞而歎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望之嘉問字也

以名屬戲

賈黄中為相盧多遜作叅一日府𦂳有蝗蟲盧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蟲賈曰亦聞不傷稼但蘆多損耳

以名相戲

姚峴滑稽姚南仲廉察陜郊峴以宗從見之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因話録

戲舉自代

劉攽與王介爭舉人用畜字事贖金時雍子方為開封推官戲曰據罪名當决臀杖十三攽曰吾已入文字云切見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屬對相戲

魯宗道直龍圖閣時濟陽公方用事一日以公事造其第盤辟之際丁謂曰學士拜時衫窣地應聲答曰侍中宴處幔漫天時丁有異心神悸膽衂殆不能支

汗淋學士

王平甫學士家幹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坤賦為戲

張亢滑稽有門容作坤厚載物賦粤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曰非講經之坐主即傳法之沙門

口吃被嘲見口門

文人相嘲見文章門

種胡荽讖語

沖晦處士李退夫者為事矯怪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須主人口誦褻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云云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曽上聞皇祐中館閣或談話則曰宜撒胡荽一巡以論列為戲

元城先生為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先生再三論列

不降出劉貢父為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曰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論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啓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容

嘲好水利

王荆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荆

公笑而止予以為類優旃滑稽漆城難為蔭室之語故書之

嘲狀元

上庠録政和丙申殿試何㮚為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恠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榜眼真潘郎第三人真郭郎也

試經為戲

潭州試經童試官舉經頭一句曰三千大千時一閣童

誦不通因操南音上請曰覆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無世界耶聞者大笑

娶婦行令

村俗娶婦禮夕有秀才曹吏毉人巫者同集行令取本藝聯句曹吏先曰每日排衙次第立毉人曰藥酒有溫涼寒燥濕秀才曰夜深娘子早梳粧巫者曰太上老君急急急

就人乞錢

有人家富而慳從弟入京告行不得已與千錢一壺作簡曰筋一條血一壺右件追胃獻上伏惟鐵心肝人留納

歇後語

有頑民因天旱盜決人水灌田爲主者執赴伏罪狀云右某只因天亢律呂調切慮田苗宇宙洪遂偷其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某不識始制文令來甘認弔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

戲人性急

有人性寛緩冬日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為火所燒乃曰有一事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傷君大多然則言之是耶不言之是耶人問何事曰火燒君裳遽收衣火滅大怒曰見之久何不早道其人曰我言君性急果是乎

一蝌不如一蝌以下係艾子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褊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

物也曰蝤蛑也既又見一物圓褊多足曰此何物也曰螃蠏也又於後得一物狀貌皆如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也艾子喟然歎曰何一蠏不如一蠏也

求得效方

艾子事齊宣王一日而有憂色宣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雖在朝所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愈矣

遂索以賜艾子拜賜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愀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黄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辱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苜蓿為饋

齊地多寒春深未芽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饋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罷即割以餧驢也

嘔出四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惟以險事怵之宜可誡一日大飲而嘔門人密袖彘腸致嘔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四臟乎

明年同歲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媼相與讓路曰媼幾歲曰七

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鞋楦為核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乎艾子曰鞋楦乃其核也

好畜古器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畨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為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

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予以田售吾此杖乃古公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箠也葢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資悉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隻曰席與杖皆同時物固未為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葢又遠于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為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宅資用盡去致無所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哀公之席持古公之杖執舜所作之椀

行丐於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

辯鈴鐸

營邱有士性不通慧每事多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大車之下與槖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為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回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矣營邱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上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髙巢以糞穢狼藉故塔之

有鈴所以驚烏鵲也豈與車駞比耶營邱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烏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縚線偶為木枝所綰則振翼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烏鵲之巢乎營邱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為木枝所綰而便尋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用皮乎用綵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為死者生前好詰難故鼓鐸而樂其尸爾

用鴨搏兔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為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用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拔艾子問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鳬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鳬不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柰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為鶻可以獵兔爾乃鴨耶鳬舉掌而示笑而言曰看我這脚手可以搦

得他免否

蝦蟆無尾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聞水中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有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蝌蚪時事也

一首又一首

艾子為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道旅夜聞鄰房人曰一首

也少間又曰一首也少間又曰一首也比曉六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詠兼愛其敏思凌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尫羸若有疾者艾子深惑之豈有是人而能詩乎抑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辭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為何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唱曰一首也須臾又曰又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曰君誤矣昨夜某腹疾暴下尋紙不及因汚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汚手故云

耳非詩也艾子有慚色門人戲之曰先生求騷雅乃是大儒

舞曲報德 以下係蘸黃滑稽帖

蘇曰杜黃裳少年好行陰德枯骨輒葬之鬼輒報德或獲寶劍或獲藏鏹士有效之者見一枯骨綈袍而葬之忽寒至三更鬼嘯於簷曰秀才會唱涼州伊州否僕是開元中梨園舞旋意待與秀才舞箇曲破聊以報德

夢太真妃

黄曰有舉子宿馬嵬坡店夢太真他日舉子故投暮而宿此店遂夢幡綽

河神所侮

蘇曰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為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黄虀無處消破耳

作虀賦

黄曰范文正公少時作虀賦其警策句云陶家甕内淹成碧緑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角徵葢親嘗忍窮故得虀之妙處

夜卧葢薦

蘇曰貧家無闊稾薦與其露足寧且露手君觀吾儕有頃刻離筆硯者乎至於困睡猶似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葢輒答云稾薦娣其太陋撻而戒之曰後有問者但云葢被一日出見客而薦草挂鬚上兒從

後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偽心勞日拙者耶

貧欲學富

黄曰有二士並鄰一温一寒晝相呼坐門臬温士之妻遣兒來告曰爆已熟當云何士曰斟酌下水益作羊羮也寒士之妻少焉亦遣兒來告曰爆已熟當云何士亦效之曰斟酌下水兒拊掌曰豈不成馬料耶

吃衣著飯

蘇曰蕪湖絹以桑柴灰水煑爛更以清水煑脫灰氣細

研如粉酒煑麵糊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十丸治風壯元此所謂著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著衣非可喫答云所以著飯不過為窮所以喫衣不過為風正與孫子荆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喻曰寒夜菴藁薦豈非著飯也耶

同前

黄曰治衄血燒䌵與茜䌣治陰陽燒褌乃喫衣也余在北都大雪中見妟通卒數十皆藏麥稍裏出其面乃著

飯也

此東坡山谷禮闈中試筆滑稽也蓋莊周惠子不幸并相遭者或問二先生語何經見予曰坡谷聞之憑虛公子憑虛公子聞之亡是公亡是公聞之非有先生廬陵楊萬里書

諱道為說以下係籍川笑林

五代時馮瀛王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他名乃曰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雖貫猶同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其破頭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謂曰以屎鑵對油筒宜乎黜落

孝經策題

有錢塘葉生為太學官無學識有學士假作無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韋昭王是何代之王先儒嶺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

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行在孝既曰夫子沒而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

好占便宜

有人說話好占便宜嘗曰我被蓋汝被汝氈蓋我氈汝若有錢相共使我若無錢使汝錢上山時汝扶我脚下山時我扶汝肩汝有妻時俾我睡我有妻時我共眠汝從此誓時我死在汝後我違此誓時汝死在我先

新守宴語

有太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口號名為報吏民須慶賀災星退去福星來太守喜問誰所撰對曰本州自來舊例

酒令

有儒道釋吏同酒席行令取句語首尾字一同儒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可道非常道釋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吏曰牒件狀如前謹牒

古今文集

雜著

客難

東方朔

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得行焉

身處尊位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黃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解嘲　　揚雄

容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析人之圭儋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深者入黄泉髙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纎者入無間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黄門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丹朱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佚士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今大漢左東海

右渠搜前畨禺後陶塗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海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紫且吾聞之也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以知玄知默守道之

極爰靜爰清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門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墳篪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

賓戲　　班固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之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亘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摛藻如春華猶

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賔之言斯可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奥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横騖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鈆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術以讚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為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而徼君吕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洒掃羣穢

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
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譬
猶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
人事之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敢問上
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
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
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岩周望兆動於渭濵皆俟命
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

也若夫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末逢蒙絶伎於弧矢班輸推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廁伎於彼列故寘爾自娛於斯文

詩話

危語相嘲

桓南郡與殷荆州語次因共作危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竪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劒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

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叅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也世說

殺風景詩

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慶歷中罷相守潁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緑如煙靜挈都藍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

大漕蔣之奇夜謁公於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曰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西清詩話

以名相戲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詩於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云蔡襄無口便能衰聞者絶倒又自為亞

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没肚腸外面任生稜角雖一時諧謔之詞然亦有深意青箱雜記

藥名詩

陳郎中亞滑稽嘗為藥名詩有風月前湖夜軒窗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日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葫蘆巴又孔毅父有藥名詩云鄙性嘗山野尤甘草舍中鉤簾陰卷栢障壁坐防風客土依雲實流泉駕木通行當歸老矣已逼白頭翁此地龍

舒國池隍獸血餘木香多野橘石乳最宜魚古瓦松杉冷旱天麻麥踈題詩非杜若牋牘粉難書 迂叟詩話

人名詩

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膚走入繡幃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四詩人名也 遯齋閒覽

姓名為謎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詩謎如長空雪

霽見虹蜺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著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而傅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温彦博也夷堅志

作賦為戲

東坡常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

𧙕元祐初士大夫效東坡頂短簷髙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王直方詩話

譏其體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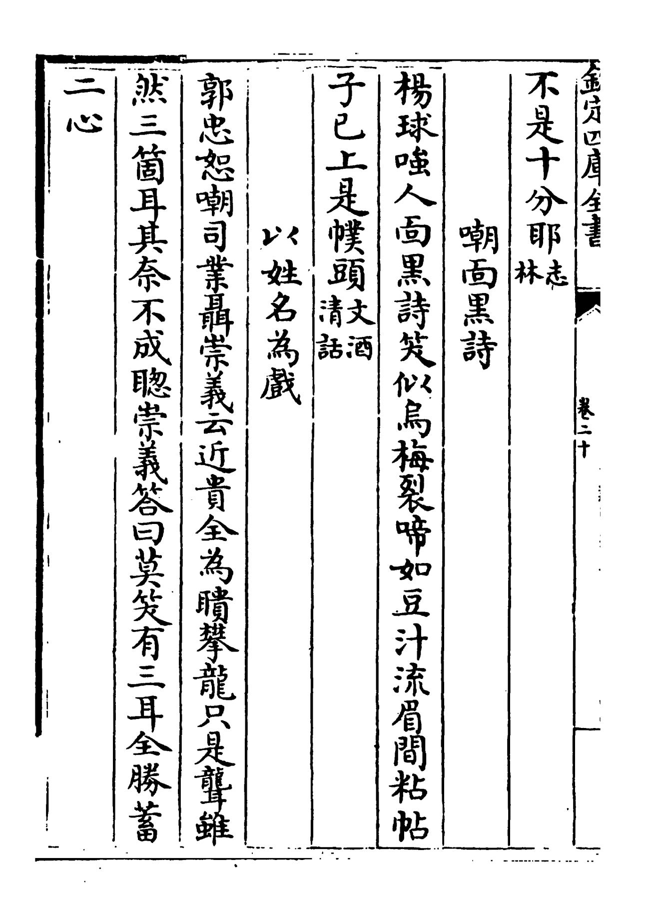
顧子敦肥偉號顧屠故東坡送行詩有磨刀向豬羊之句以戲之又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笑及以三十金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片批四兩來

題詩嘲肥

顧子敦身體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夏多晝寢山谷俟其熟寐即於子敦胸腹間寫字子敦苦之一日據案而寢既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舍夫人詰其背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乃市井輩用以文背者東皋雜録

祥正詩十分

秦少章云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生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來也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



不是十分耶志林

嘲面黑詩

楊球嗤人面黑詩笑似烏梅裂啼如豆汁流眉間粘帖子已上是幞頭文酒清話

以姓名為戲

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為聵攀龍只是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戲作羊詩

書生王勉吟羊詩云頭上兩條皂角項下一撮髭鬚不知是何方聖者骨髀裏行撒數珠又作雪詩云上天燒下豆稭灰烏李須教做白梅道士變成銀鬣栗師姑化作玉茶槌文酒清話

賀啓諢詞

李源作四廂太保賀啓云伏惟太保纔離五都之中便轉四廂之職紫袍窄地牙笏當胸手持金骨之朶身坐

銀校之倚舊時攏馬只是一箇如今喝道約句十人據此威風下梢須為太尉亦宜念舊第一莫打長行（文酒清話）

譏誚

羣書要語既徽且尰職為亂階（巧言）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正月）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註瘈狂也（左襄十八）梟音不悛鴟張益熾

古今事實

灌夫罵座

灌夫罵李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乃效兒女曹呫囁耳語出本傳

臺中三狗

曹爽進用丁謐何晏鄧颺等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

譏無氣義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鼇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為鈎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鈎又曰以何

物為餌曰以天下無氣義丈夫為餌丞相悚然

好面折人

馬子將純負才自任好面折人人敬畏之建炎中呂元直作相子將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任公可往否子將曰領鈞旨待先去為相公葢一宅子奉候揮麈録

也買脫空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會以官曾未數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

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阜民在座末趨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同上

生老病死苦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新法目為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參政與荆公爭按問欲與理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献惟聲苦時范忠宣為侍御史皆劾之聞見録

古今文集

詩話

作詩相譏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不肥驢謂北人食榆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即續之曰共甑分炊飯同鐺異煮魚謂南人無義同炊異饌也吳人愧之談藪

狂狷不遜

賈島狂狷行薄執政惡之故不預選裴晉公於興化作

池亭島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荆棘滿庭公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古今詩話

嘲隱士詩

林和靖傲許洞洞作詩嘲之云寺裏掇齋饑老鼠林間咳嗽老獮猴豪民送物鵝伸項好客臨門鱉縮頭同上

無名子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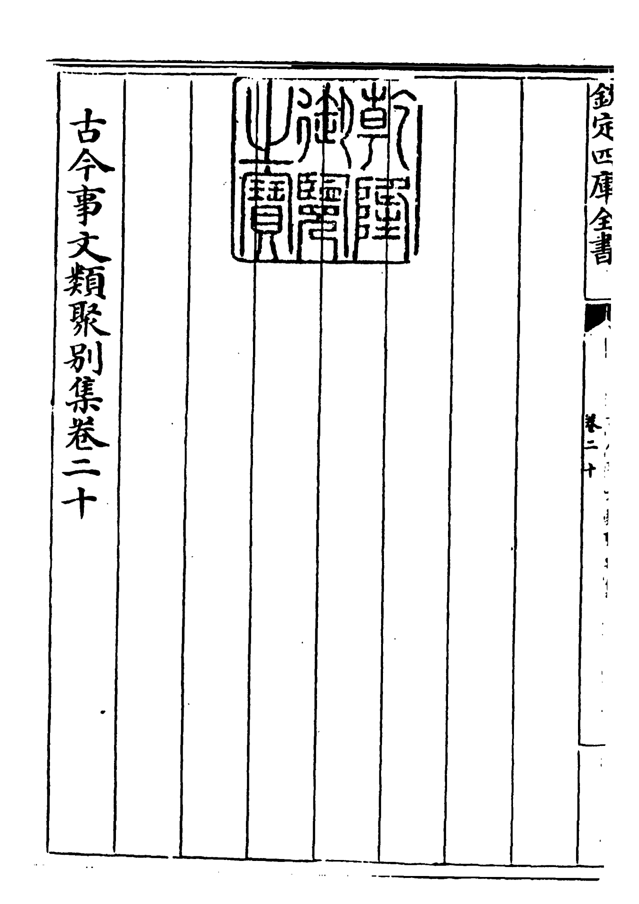
王禹玉丞相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歆殺宋

昭宣嘗言井口難為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曰某自來多作十六十七字詩著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王直方詩話

作不雅名

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無名子結為一社紀事嘲誚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猪

歬關呂惠卿察訪京東呂天資清瘦語話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呼之曰説法馬留又湊為七字曰説法馬留為察訪社中彌歲不能對一日邵箎因上殿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卷髯社人目之曰湊氛獅子仍對曰湊氛獅子作知州惠卿銜之諷部使者發 闕 舉社遂為虀粉 桐江詩話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十